

# 世界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

蒋绍愚\*

21世纪将是一个世界各国文化交流非常活跃的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将越来越多，世界汉语教学也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世界汉语教学主要是教学生掌握现代汉语。但汉语是一种有悠久历史的语言，在现代汉语中有不少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淀。所以，要学好现代汉语也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 (一) 了解中国文化有助于理解中韩同形异义词

韩文中有不少汉字词，其来源都是借用中文而形成的。对这些汉字词与汉语词语的异同，已经有人做了研究。如薛熹祯2003认为，就双音词而言，大约95%的韩文双音汉字词写法和意义都和汉语一样，这给韩国人学习汉语带来很大方便。但还有约5%的韩文双音汉字词写法和汉语一样，意义却不相同，这又会给韩国人学习汉语带来干扰。他把后一类词语称为“同形异义词”，并对这部分词语韩文和汉语的意义的差异做了研究。别人的统计和他不完全相同，有的认为“同形异义词”还要

---

\* 北京大学中文系

多一些。这些汉字词是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重点。对于初学汉语的韩国学生来说，知道这些词语的韩文和汉语的意义的差异，能正确地按汉语的意义使用这些词语，就已经可以了。但如果要进一步学习汉语，就需要深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这就需要了解这些汉语词语的历史演变，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 1、失业/失职

这两个词，现代汉语的意义很不一样：“失业”指没有了职业，“失职”指没有尽到职责。韩文的“失业”和“失职”都是指没有了职业，但是用法有所不同。韩文里，不能说“我失业了”，只能说“我失职了”，但是，可以说“我是失业者”；能说“失业现象”，但不能说“失职现象”。

在中国古代，“职”和“业”的主要意义是有区别的。“职”是职守，从诸侯到庶人各有其职，是各人应当做的事情。《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藪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业”是家业，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家产。

《韩非子·饰邪》：“家有常业，虽饥不饿。”所以，在古代汉语中，“失业”和“失职”也有区别。“失业”指失去赖以生存的家业。如：

《汉书·谷永传》：“比年丧稼，时过无宿麦。百姓失业流散，羣羣守关。”

“失职”有两个意义：① 放弃世代相传的职业。如：

《周礼·地官·大司徒》：“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郑玄注：“世事谓士农工商之事，少而习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业也。”

② 未尽职责。如：

《左传·昭公七年》：“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杜预注：“失职有罪。”

《诗·召南·采芣序》：“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毛传：“不失职

者，夙夜在公也。”

在现代社会中，有了有薪酬的职业，这是古代社会所没有的。得到这种职业和失去这种职业也都是古代所没有的概念。现代汉语和韩文用来表达“失去有薪酬的职业”这种现代概念的词语不同：现代汉语采用原有的“失业”一词来表示失去职业，而把“失职”专用于“未尽职责”之义；韩文则把“失业”和“失职”都用于“失去职业”而又略加区别。

## 2、小心

现代汉语的“小心”有两个意义：① 留神；注意。② 谨慎。韩文的“小心”是“心胸狭窄”的意思。

古代汉语中“小心”有二义：

① 谨慎。《礼记·表記》：“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

② 心胸狭窄。《文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吕向注：“言我以褊狭之心，理此数患，纵免外祸，亦当内病也。”

这两个意义其实是相关的。中国古代认为“心之官则思”，“小心”和“大胆”一样，表示人的精神状态。“小心”用于褒义指不敢放纵，即谦虚谨慎之意，也可以说“心小”，如杜甫《洗兵马》诗：“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用于贬义则为心胸狭窄。但②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心胸狭窄”说成“小心眼儿”，而①义在现代汉语中进一步引申为“留神；注意”义，这是现代汉语才有的。

韩文的“小心”恰恰是用了古代汉语的②义。所以和现代汉语的“小心”意义迥然不同。

## 3、放心

现代汉语中“放心”是“心情安定，没有忧虑和牵挂”的意思。韩文的“放心”是“放松警惕，麻痹大意”之义。这两个意义看来差得很远。

追溯到古代汉语，“放心”是“放散其心”的意思。中国古代认为学问之道不能“放心”，放散其心而不专一，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如：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韩文的“放心”和这个意义有一定的关联，“放松”和“放散”意义相近，但韩文“放心”的“心”特指警觉之心。

而现代汉语的“放心”本是“放得下心”的意思，和古代汉语的“放心”是不同的来源。

纪君祥《赵氏孤儿》第二折：“我程婴不识进退，平白地将着这愁布袋连累你老宰辅，以此放心不下。”

“放”的“放置”义在汉语中产生得较晚，把“放得下心”说成“放心”，就更晚了。

《汉语大词典》引的例句是清代的《英烈传》：

《英烈传》第二二回：“半月之内，救兵必到，尔辈皆宜放心。”

正因为来源不同，所以和韩文的“放心”差得很远。

#### 4、留念

现代汉语“留念”义为“留做纪念”，这个意义是古代汉语没有的。古代汉语“留念”的例句如：

《後汉书·和帝纪》：“孝章皇帝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

中国古代认为“意”或“念”是“心”的作用，所以关注某一事情可以叫“留意”、“留

念”或“留心”。韩文“留念”义为“留心，留意”，正是从古代汉语的“留念”来的。

## 5、颜色

现代汉语的“颜色”主要是“色彩”义；也有“面貌，容貌”义，但用在较文的场合，如“颜色憔悴”。韩文的“颜色”是“面色，神色”，如“颜色苍白”。

古代汉语“颜”指“眉目之间”。“色”可指色彩，也可指面色。“颜色”一词指“面貌，容貌”。如：

《礼记·玉藻》：“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

一直到唐代，“颜色”还只有“面貌，容貌”义。《汉语大词典》在“色彩”义下举杜甫诗例：

杜甫《花底》诗：“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

其实杜甫诗是把花比作美人，“颜色”还是表示“容貌”。“色彩”义是很晚才产生的。而韩文的“颜色”正是从古代汉语的“颜色”来的。

## 6、讲究

“讲究”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有二义：①讲求；重视。②精美。韩文“讲究”是“谋求，研究对策”义。

古代汉语中“讲”有“研究，商讨”义，“讲究”表示“研究（方法、策略等）”。如：

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并库，寿皇从之，方且讲究未定。”

现代汉语的二义都是由此引申来的，而“研究（方法、策略等）”义在现代汉语中却消失了，可是韩文的“讲究”反而保留了这个意义。

## 7、春秋

现代汉语的“春秋”有“人的年龄”一义，多用于固定结构，如“正富春秋”，“春秋已高”。韩文的“春秋”指人的高龄。

古代汉语的“春秋”指人的年龄，可以用于表示年纪大，也可以用于表示年纪小。如：

《战国策·楚策四》：“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永宁寺》：“皇帝晏驾，春秋十九。”

但用于表示年纪小的不很常见，“富春秋”虽指年少，但其中的“春秋”仍表示此后生活的年纪，还是偏于指年纪大。这可以从《后汉书》李贤注看出：

《後汉书·乐恢传》：“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业，诸舅不宜干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李贤注：“春秋谓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称富。”

所以韩文的用法是和古代汉语的主要用法一致的。

## 8、馒头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馒头”指没有馅的发面食品，有馅的叫“包子”；南方方言中馅的叫“馒头”。韩文中“馒头”指饺子。

古代汉语中“馒头”本是有馅的。如：

宋·高承《事物纪原·酒醴饮食·馒头》：“稗官小说云：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一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首祭之，神则向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祠。神亦向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诸葛亮”云云虽不可信，但说明“馒头”本是有馅的。又如：

王梵志诗：“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也说明“馒头”是有馅的。现代汉语的南方方言中保留了这个意义，而北方话中意义改变了。韩文中“馒头”的意义虽然指饺子，但在“有馅”这一点上和古代汉语是一致的，应该说是古代汉语的基础上有了发展。

## 9. 先生/老师/教师

现代汉语中“教师”是“教书的人”，“老师”是对教师有一定敬意的称呼，“先生”可以用来称老师，也可以用来称一般有一定身份的成年男子。韩文的“教师”指中小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称“教授”）。一般学生叫老师的时候用“先生+敬辞（님）”（但大学生叫教授的时候，一般用“教授+님”）；“先生”也可用于和原先不认识的人打招呼。而汉语中的“老师”在韩文中没有相应的汉字词，必须用韩文来表达。

韩国人学汉语，首先要懂得上述汉语和韩文的不同。再进一步，就应该了解汉语中“先生/老师/教师”这些词的区别及其由来。

古代汉语的“先生”本是“先己而生”的意思，所以用来称年长有学问的人。如：

《孟子·告子下》：“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赵岐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

也可以指老师，有尊敬之意。还可以称一般的士人，尊敬之意已经减少，但还是比较客气的称呼。这种保留用法在现代汉语中。

“老师”和“教师”都指教书的人，但用法有区别。首先，当面只能称“老师”，不能称“教师”。其次，只能说“小王的老师”，不能说“小王的教师”。现在要讨论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我认为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加以说明。

中国古代的“师”有两个意义。（1）“老师”古代就称“师”，是传道授业的人，所以总是和被传授的人分不开的。《荀子·修身》：“师者，所以正礼也。”《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老师”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这个“老”是“年老”的意思。现代汉语中

“老”是词头，但“师”仍是这个“师”，所以和学生相对而言的时候总是说“老师”。

(2) “教师”的“师”是表示一类有某种技能的人，如古代有“渔师”、“罟师”，现代有“厨师”。左思《吴都赋》：“篙工楫师”吕向注：“工，谓所善，师，谓所长。皆使其驾行舟者。”“教师”在元曲中可以见到：张国宾《罗李郎》第三折：“人都道你是教师，人都道你是浪子。”意思是教习歌舞技艺的人，到清代才指传授知识的人。因为和“罟师”、“厨师”一样是一种职业，所以不能用作称谓，也不能说“小王的老师”。

## 10 省

现代汉语中“省”是中央政府下面的一级行政单位，如“河北省”、“浙江省”。而在朝鲜和日本，“省”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如“外务省”、“文部省”（韩国叫“部”）。同一个“省”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呢？

其实，在古代汉语中，“省”本来是中枢机构的名称，如六朝到唐宋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之所以称“省”，是因为宫廷称“禁中”或“省中”，这些机构都设在宫廷中）。元代废尚书省和门下省，由中书省总揽政事，又在全国设十一个“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简称“行省”。明清相沿，“行省”又简称“省”，“省”就成了中央政府下面的一级行政单位。而朝鲜、日本的“省”的用法，倒是和中国古代的用法相近。

以上10个例子，大多是韩文（或朝鲜语）中的汉字词较多地保留中国古代的用法，而在现代汉语中古代的用法已经消失。在教韩国学生学汉语时，如果能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对这些同形异义词作进一步的阐释，无疑是会有助于学生掌握这些词语的。

当然，也有一些韩文的汉字词和古代汉语中的用法毫无关系，如韩文的“阶段”是“台阶”的意思。对于这些词语，本文就不讨论了。



## (二) 了解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汉语的一些谦辞和敬辞。

谦辞和敬辞是在语言交际中不可少的，在东亚的语言中尤其发达，但各国的具体形式又不一样。学习汉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学会正确使用汉语的谦辞和敬辞，而这又牵涉到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1、谦辞和敬辞首先表现在称谓上，在交际中称自己的亲属和称对方的亲属有两套不同的称谓。如：

家父/令尊， 家母/令堂， 内人/夫人， 家兄/令兄， 小儿/令郎，  
小女/令爱。

这些表谦敬的称谓，中国有的年轻人已经不熟悉了，因此有把自己的父亲称做“令尊”的笑话。至于为什么称“令”则更不了解。“令”是“善、美”之义。如：

《诗经·小雅·角弓》：“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相交为愈。”郑笺：“令，善也。”

较早时也可以称自己的弟弟为“令弟”，如：

晋·应亨《赠四王冠》诗：“济济四令弟，妙年践二九。”

但后来用作敬辞，就只能指对方的亲属了。

谦称自己的亲属为“家”，大约始起于东汉末。曹植文中有“家父”、“家母”、“家弟”。直到明清，谦称自己的亲属都可以在称谓前面加“家”。但“家弟”后来不用，通常称“舍弟”。自己的子孙也不说“家”。这是因为中国文化重长幼之分和辈分之别。《颜氏家训·风操》：“子孙不得称‘家者，轻略之也。”不称“家弟”也是这个缘故。

对已去世的亲属的称谓又不一样。称自己已去世的父母为“先君/先严”和“先慈”，这是因为“严父慈母”的缘故。但称自己去世的妻子和子女不用“先”而用“亡”，如“亡妻”、“亡儿”。“亡父”、“亡母”偶尔也用，但“先妻”、“先儿”是绝对不说的。这也是讲究辈分的缘故。称对方已去世的父母则说“令先尊”、“令先堂”。

亲属称谓的谦辞和敬辞区分是很严格的。较早时有这样的例子，称对方之父为“足下家君”：

《世说新语·德行》：“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

到后来这一套谦辞和敬辞形成以后，如果再说“我令尊”、“你家父”，就成为笑话了。

还有一点应当注意：既然“家兄”就是称自己的哥哥，“令郎”就是称对方的儿子，那么，就不必再说“我家兄”和“你令郎”了。学汉语的人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出错。威妥玛 (T. F. Wade) 应该说是一个中国通了，但他的《语言自述集·谈论篇》里有“我们家兄”这样的说法，这是不对的：

《语言自述集·谈论篇27》：“我们家兄，也好动劲儿，惯使的是枪。”

《语言自述集·谈论篇37》：“根底儿是我们家兄住着来着。”

当然，类似的说法偶尔也会见到，如：

《儒林外史》第五回：“假如你令嫂、令侄拗着，你认晦气。”

茅盾《子夜》六：“你的令郎，你也不管？”

但这里都有强调“你”的意思，一般是不这么说的。在《红楼梦》120回中，未见一处“我家兄”、“你令郎”的说法。《儿女英雄传》中仅一例，也是强调“你”：

《儿女英雄传》25回：“更不必再讲到你令郎公子身上了。”

2、除了亲属称谓，汉语的谦辞和敬辞还有一些。如问对方的姓、名、年龄、籍贯用敬辞，说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用谦辞，称对方的住处、著作、见解、事情用敬辞，称自己的住处、著作、见解、事情用谦辞：

尊姓、贵姓/敝姓，大名、台甫/草字、贱字，贵夷/贱夷，贵处、仙乡/贱处。

府上/舍下，大作/拙作，高见/鄙意，贵干/贱事。

以上是现在比较通用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但现在用得不多，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中文的书信中，敬辞和谦辞用得较多。除上述名词外，还有一些动词和副

词，现在较常用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赐，贶。表敬的动词。宾语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表示对方给自己赏赐。如“赐函”、“贶书”、“赐宴”。

2、承，蒙。表敬的动词。宾语大多是动词。表示承蒙对方对自己做了某事。如“承教”，“承询”，“蒙谕”，“蒙嘉许”。

3、惠，光。表敬副词。用以修饰对方（对自己）的动作，表示对方做了某事是对自己的加惠，是自己的荣幸。如“惠顾”、“光临”。

4、俯，垂。表敬副词。用以修饰对方（对自己）的动作，表示对方地位比自己高，为自己做某事是降低了对方的身份。如“俯察”，“俯就”，“垂鉴”，“垂询”。

5、敬，恭，谨，奉。表敬副词。用以修饰自己（对对方）的动作，表示自己对对方的敬意。如：“敬贺”，“恭请”、“谨呈”、“奉悉”。

6、幸。表敬副词。用以修饰自己（和对方有关）的动作，表示这是自己的荣幸。如“幸会”。也可以修饰对方的动作，表示对方做此事是自己的荣幸。如“幸临”。

其他现在不常用的就不列举了。

特别要注意的是书信的开头结尾和信封的写法。信封上写的是书收信人的姓名和尊称并加上“收”或“启”（“启”是“拆开”的意思），如“某某先生收”，“某某教授启”。信的开头是对收信人的尊称，如“某某先生”，“某某教授道席”，或是表示希望收信人看信，如“某某先生钧鉴”，“某某先生惠览”。信的末尾是写信人的署名，如“某某”，或是表示写信人的告白，如“某某谨启”（“启”是“告白”的意思）、“某某敬上”。在这些动词“启（拆开）”、“鉴”、“览”、“启（告白）”、“上”的前面可以加上敬辞，但应分两类：1在信封上收信人的后面要用表示其地位尊崇的敬辞，如“钧”、“台”、“尊”等，在信的开头收信人的后面要用“钧”、“台”、“尊”等，或是上述第1、3、4类的一些敬辞，如“赐”、“惠”、“垂”等。2在信末写信人后面要用上述第5类的一些敬辞“敬”、“谨”。这两类敬辞不能用混，如果信封上写“某某先生敬启”，信的开头写“某某先生敬鉴”，那就变成要求收信人恭敬地拆开信，恭敬地读信了，用错了敬辞，反成了对人的不敬，这是尤其要注意的。

### (三) 语言和认知

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从某个角度说，认知也属于广义的文化。下面从认知的角度来讨论一个与汉语学习有关的问题：对时间的表达。

汉语把过去的一年叫做“去年”，把今后的一年叫做“来年”或“明年”；把去年的去年叫“前年”，把明年的明年叫“后年”；把过去的一个月叫做“上个月”，把今后的一个月叫做“下个月”。韩语和汉语接近，“明天”叫 내일(意思是“来日”)，“以后的日子”叫 후일。

英语相应的说法是“last year”，“next year”，“last month”，“next month”。英语和汉语（还有韩语）的时间表达在认知上有没有区别呢？

先看英语。英语的说法，使人想起“last station”，“next station”。列车行驶，过去的一站是“last station”，将到达的一站是“next station”。同样，人们从时间隧道中穿越，过去的一年是“last year”，将到达的一年是“next year”。这种时间观念，认为时间是不动的，人在运动。

而汉语相反，“去年”是这一年已经过去，“来年”是这一年即将到来。这种时间观念，认为时间列车迎面而来，又向人的背后驰去，人是不动的，时间在运动。既然是时间在动，那么，在时间列车的前面（已经过去）是“前年”，在时间列车的后面（尚未到来）是“后年”。“前”和“后”不是对人而言的，而是对时间而言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事”就是“往者”，“后事”就是“来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前”指过去，“后”指将来。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法。

汉语所反映的这种“时间在动”的认识，在古代诗文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如：

《诗经·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毛传：“除，去也。迈，行也。慆，过也。”

《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李白《行路难》：“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白居易《琵琶行》：“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直到今天，人们还常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些都表明从古到今汉语表达的观念都是时间在动。

至于“上个月”和“下个月”是以物体在空中坠落来比喻时间的过去。物体坠落总是自上而下，“上”是时间在前的，“下”是时间在后的。这仍然是时间在动，人不动。

当然，这个问题不能说得太绝对化。汉语也有“我们即将迈入2007年”之类的说法，这是人在动。英语中也可以说“Time is flying by”，“the coming year”，这是时间在动。但从总体上看，汉语是“时间在动”的观念占优势，英语是“人在动”的观念占优势，两种语言在认知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不同还有很多表现。比如，古代汉语中人的皮肤叫“肤”，禽兽的皮叫“皮”，树皮也叫“皮”，也就是说，人的皮肤和禽兽的皮、树的皮是分得很清楚的。英语中人的皮和禽兽的皮不分，都叫“skin”，但树皮却是另一个称呼“bark”。现代汉语中又是一种情形，人皮、兽皮、树皮都叫“皮”。古代汉语中人的肉叫“肌”，禽兽的肉叫“肉”；英语中长在身上的（包括人和兽）都叫“flesh”，而当作食物的叫“meat”。现代汉语中都叫“肉”。语言反映人的认知，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说古代汉语的人、说英语的人、说现代汉语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分类）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认知的不同？是不是和人们的文化心理有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屡次说到“许书严人物之辨”，会不会在中国古代人们比较强调“人”和“物（禽兽）”的区别？如果是，为什么到后代不注意这种区别了？这些问题现在还不好回答，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这种词汇的差异肯定是反映了人们认知的差异，而这种词汇的差异正是第二语言教学的难点。比如，中国人初学英语，就可能把树皮叫“skin”，把人身上的肌肉说成“meat”。反过来，英国人学古代汉语，也不容易弄清“skin”什么时候要说“

皮”，什么时候要说“肤”，“flesh”什么时候要说“肌”，什么时候要说“肉”。所以，语言与认知是世界汉语教学中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中韩文汉字词的释义根据薛焯熹2003的论文和北京大学博士生朴乡兰的意见)

#### 《参考文献》

- 洪成玉2002：《谦词敬词婉词词典》，商务印书馆。
- 吉常宏主编2001：《汉语称谓大词典》，河北教育出版社。
- 蒋昭愚1999：《两次分类》，《中国语文》第5期。
- 蒋昭愚（待刊）：《语言中的文化资讯》
-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薛焯熹2003：《试论影响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语言与文化因素》，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 Clark, E. V. 1973 "Space, time, semantics and the child". In T. E. Moore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英文提要》

It is highly important for the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Students could know the reason why some Chinese words in Korean language have different

meaning with these words in Chinese language, know the polite and self-depreciatory expression in Chinese, know the cognitive reason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 time word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French by means of 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words in Korean language, polite and self-depreciatory expression in Chinese, time words

K C I

KCS I